



嶺南文獻



嶺南文獻卷之十六目錄

書

張九齡

與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李鼎英

與曲江趙廣文

與邵淑

張森

趙必瓌

通惠守賈菊巖各公九章

陳獻章

與趙明府書

與林郡博

陳生魁

張詡

謝彭方伯書

郝順

與朝鮮國王書二章

黃衷

奉錢總制避薦書

霍韜

與張甬川少宰四章

與方西樵

與孫憲副性甫

與于中丞

與任中丞

與朱二守

與王晉溪先生

鍾芳

復蔡半洲都堂

黃佐

上楊石淙書

羅虞臣

答夏于中

復翁東涯

奉霍相公

謝毛東塘

與閻德夫

何維栢

畚何粵橋計部

畚趙寧宇

章熙

與彭西川

海瑞

啓殷石汀軍門

復胡杞泉都掌科

與瓊鄉先生書

復歐陽栢庵掌科

林大春

與董原漢

報郭舜舉督學三章

報王桓叔

報龔日池

報陶蘭亭二章

嶺南文獻卷之十六

明蘄陽張邦翼輯

書類

與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張九齡唐丞相

尺素奉投麾下 主上以趙堪至一一懼之以國家

之威武取叛亡之殘孽太山壓卵豈其難乎頃者緣

麾下大朝節制暫闕一虜乘隙相繼叛亡裨將無謀

輕 追襲遂有輸失挫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禍更深

煩 秣馬訓兵候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者

所 以萬人不日卽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最爾

凶徒何足殲盡平盧信息日夕往來數與籌宜首尾
相應令彼醜虜飛走無歸事有預圖臨時合變庶幾
荅主上隆眷想麾下必戮力矢心勤王敵愾所有奏
請已疏處分夏末極熱仰祈葆和以帥士馬書不多
及

與李讓侍御

張九

公足下夫心以義持公爲時出雖冥冥入窮神之
冥鬼莫我窺而恟恟自衆人之口通者誰惑何則我
有獨見之明物無浮言之信亦猶大阿之劍犀角不
足齒其鋒高山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斯豈非愛惡
別物之相背而終始則我之不移且如明公義貫心
靈人推正直遂乃雄飛清憲高步等夷何若見不決
於明濟不兼於物終然獨善而已何自致 若是乎
如此則明公獨運之機以獲當人之利固 人情之可
心何橫議之能干昨所造次下風求爲從者亦望心

意合申一言而取容人以義圖輕千駟而脫屣則
制以骸之外拘於牙齒之間蓋下慎閉門而
公奚惜意夫國家所以歷試官序推擇士林雖因時
買利之失猶能變節而服義亡軀之意奚遽生疑此
亦人言亦何害歲寒之取效然明公所以不容左右
以非克堪固當別有嚶鳴如爲蛇足而以爲家屬尤
以用防未然既明公之慮極精微亦下官之心懷感
何者至如中朝著姓連姻華族及夫委以鈞軸以
流而胡廷豈可南求儋耳之酋北取旄頭之
異方乃無內所私者故知事在是

無遠近昔如奚祁之舉子不避其親齊人之死
在於楚是以爲善在已執一心之既定詭道從吐
以千人之所指然下官所以勤勤自攻力靡他
以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遇光華啓口
登射策之科忝職藏書之閣又屬朝廷
趨復以無依見容不得弃置所以遲迴城闕感
名未甘田里之平人所慕君親之大義而才能
時用無施俸猶擬於侏儒舉未優於儲峙所以
在慮扶持增遙而慈親在堂如日將暮遂乃甘
麗乘便歸寧不然則命非飲水幸安中土又安能

嘔執事之未還無一級且二年願明公審圖彼人向者何爲嗚呼忘信獲戾古人之言惟教義之所矜乃譏嫌之見及恨不能墮肝嘗膽狗知己以求申而飲氣吞聲負當年而歎息庭闈眷戀行路屏營斯薄宮之所嬰念勞生之有役望美高傳何嗟及矣炯炯式微心爲誰矣轉當側聽妙選用息鄙心心之有懷言不能盡其再拜

贈傳神張森

李昉英侍郎

建張材叔以能模寫晦菴翁名江湖間藝工也而多從名公卿游氣象猶士也非若世之庸手但能看人顏面弄粉墨探義理之精微豈不有得於公之心也哉余曩使建將繪公像問孰能知者皆首稱材叔禮致之果奇筆也別十餘年忽來訪山居技益老老益窮南北數千餘逐食役役無寧歲蜀僧之鬻傳神得妙柳仲塗謂其至藝天與纖無差忒寫太宗龍顏天爲之笑寵榮冠一時品題連篇不止一仲塗而材叔至今不遇何耶遇不遇有命焉歸尋舊隱集西山數

老宿褒字遺子孫足以不朽孰謂材叔不遇哉淳祐
十年端午日

送邵淑

李昴英

宋侍

肉食者得良客難尚矣象林之諫迹是而心差傾坐
之槩人高而行穢欲避正堂夫誰能當况治獄官乎
館尤難於客貧者因以貨愚者爲所賣卓然自立之
人事決之心揆之理得矣彼旣無所容其欺假托焉
于貨主人之公見偶與彼之私情暗合則人竟趨之
矣雖身賢而奚以白於人爲累豈細哉余同年生顧
君雲仕於時爲郡理狴犴事廉平聲孚於吏民三年
大而未聞有客也一日邵君淑來訪銜袖有詩問奚
自曰顧君館舍也語叩其隱其來纒纒心敬之不專

章顧君賢究所自樹能不以一介輕取與節可尚也
他日得其位行其志操守可知行窩將出領可無言
以分一中造化心上經綸歸而求之家有餘師

通惠守賈菊巖

趙必璩 宋僉書

某嘗讀惠陽郡乘歷攷賢牧如文惠儲宰輔之望虞
部揭民俗之表比山爲道學之宗蔽芾其棠勿翦勿
伐去今幾載民猶懷之落落晨星斯人幾見仰惟某
官學問海涵而川負襟懷日霽而霜明操尚水清而
玉潔駕航宦海高張錦帆郁郁香名播滿淮甸湖山
風月猶憶主人進武雲霄待詔金馬公家故事也

聖天子嘉惠遠氓屈真刺史而辱臨之歛此大惠施
于一方撫字初心不出平易地方千里滲漉仁人君
子之澤間巷之歌曰昔有三賢今有賈父明月琴鶴

春風禰禱異時事業當不在文惠諸公下某敢引半
閑堂一段佳話爲同姓頌言之

送瀛洲學士圖與縣齋

聞瀛洲學士極一代清選闔立本繪之盛傳後世以
爲清畫此本雖畫工筆然亦有塵外意思着之樵夫
牧子家似有未安敢薦之琴堂之左右惟執事其進
之則房杜諸公有所依矣雖然房杜諸公爲唐名臣
彬彬相望史冊固無可議其間如許敬宗雖有才名
如立后求助威勢熾灼何可逃秉史筆者之深文三
宰嘯凶牝鷄奪晨與義府遊藝齒則可其可齒房杜
諸公間哉惜夫丹青宰相能繪其形不能繪其心執
事以爲何如持端州硯以獻倩侍姬捧進請執事贊
一辭

回長官送玉面狸

困倚吟窻東風吹妙墨墮几案間知青州從事與奇
章季狸同訪梅下揖而進之玄端貂裘儼如玉面郎
狀以之侍平園嬉樽俎則可囚之措大之家又安能
飾茵以栖之給鱗以茹之他日當持倩牛刀一割封
爲糟丘君進之竹裏行春之庖相與商畧一醉庶免
東坡老子訟冤著也

荅宋矩窓侍郎書

某少也交游能幾番別而客髮俱成絲矣君鵬我鷄
蓬蒿之間安知有所謂搏扶搖九萬里者哉月初得
梅南訊知騎鶴重來訪青雲故人於萬梅香外山深
鴈絕畝一牋敘契闊未能也高誼薄雲敦篤交舊塵
塵渠渠不遠數舍而先之書開緘如面一洗十年鬱
結之思山林面目少入城市回首載西湖圍棋崧驛
如隔世事雲萍踪跡誰謂二十年復聚首於天之涯
海之角哉明當泛舟剡溪不待雪後訪安道也寵喻
亡舍人相訪昭刃不鄙夷夷之盛心聞此兄有貴者
之容進之琴堂之左右矣百里春風盎盎某民也何
所容其刀卞云尊旒旦夕又出嶺道途亦勞苦况嶺
海崎嶇人情嶮嶮何爲往來如是之忽忽况維山相
公翹館天開藥籠之參苓公門之桃李紛如也吾矩
窓先生獨不能賦連雲大厦之詩乎率易一介奉楮
君問起居弁謝不敏喜極不覺其喋喋惟高明亮之
相望一葦溯風不勝惓惓

荅趙鷺湖

良賸

某於先生姓同寅同而臭味又同其相與也一以真
實世俗浮花浪藥語悉去非於門墻乎畧高明諒

之某芙蓉江邊剪袂黯然歸侍傍卽同文溪過羅浮
上下追逐者兩載奈何黃埃漲天海鯨鯢而陸豺狼
山林之密一身無所容天地之大一物不能外干戈
餘骸顧影自厭况尚平之債滿前離亂中起于一二
淑後未知其所以爲策昨承賜翰如對玉立十年塵
夢陡爾喚醒喜極而不覺屣齒之折前此司簿在邑
蓋嘗詢台纏次舍知其居與潭對霞飛雲溢謂吾宗
長雅得某水某丘之樂豈謂猶屑屑坐廣文擅邪山
深鴈杳未能奉一牋問起居高誼薄雲敦篤寅好勤
勤渠渠專走一介賜之書而惠之餽焉盛德固有光

矣如瑣瑣者孱弗能當何寵教佳章備悉近况然猶
相與處於陸响以濕濡以沫安得如相忘江湖時哉
執筆及此旅思淒然凌江風景蕭條歲晚江空何以
爲懷霞佩尚留穗石城去邑一葦雪夜之舟或肯訪
戴山中度歲相與呌笑况亦不惡未審高明以爲何
如

荅陳清谿書 廣州教

其惟執事提椽筆魁蘭宮文名滿四方韋布口中辦
香青雲湯谷蒙汜七千四百晦明矣瓊林瑤樹尚寒
此眼廣爲瀕海郡執事不鄙夷其荒遠鳴木鐸而時

雨之續文脉於一線扶吾道而千鈞蓋河汾之講德
問業正觀太平之卿相實胚胎焉或者造物有所擬
矣其荷鋤山中面塵三寸念欲晉拜百尺樓下恐不
滿元龍一笑湖海襟期屏去勢分勤勤渠渠垂謙德
之光而先之書山林么賤何以獲此於當世第一流
人感激盛心永矢無斃謹沐手奉墨卿詣門墻謝不
敏倘台慈憐其臭味之同而赦其慢則微福假寵斯
文之好實昉自今樽酒細論未龜何日龍門咫尺遡
風不勝依依

荅文文溪書

時以秘撰都承分憲重守惠陽

聞世俗以竿牘長語謂之敬頻書數訊謂之情先生
建臺兩月矣而莫之書書於兩月之後而率其辭不
敬不情甚矣先生儻求之世俗之外而不責之以世
俗之禮則庶乎免戾于門墻某丙子之夏奔走鈴齋
下塵坳則一月辱所以眷存盼昧者不啻如子侄然
白雲關心遽理歸棹淒其短翼貼地低飛欲攀附垂
天之雲翱翔九萬里外則不能也風濤洶湧蹙蹙靡
寧轉瞬三秋風矣中間嘗狃一牋干溷記室未必不
爲殷洪喬所棄擲去夏舍弟下富山附起居狀時則
瓊裾玉佩已歸紫蓬殷浩空函持歸覆瓿千里咫尺

辨香拳拳泰階六符耿耿在目云云某夏中卧病聞
建臺舊治喜極而病爲之愈方欲拏舟參賀忽拜使
帖不棄遺簪墮履之盛心何物么賤乃欲記之齒牙
敢不思所以報知遇稱使令除已具公狀供申卽容
日下躬詣使臺公參憂患之餘言不能文惟高明亮
之

干倉官借米

某僭有粟廩誦家貧食粥之詩多矣取糴於市升斗
不足以醫菜色盧仝干人之詩魯公乞米之帖屢欲
寫而屢閣筆者以無指廩故人也告之慈親慈親笑
曰所幸未有啼饑之妻哭飯籬之孩兒耳汝俸獨不
足以養親乎汝俸獨不可以預借乎用敢乞憐于下
執儻蒙推猶饑之念而特賜借支則一飯實拜君賜
爨煙纔起皆報德之心香也兄毋曰劣弟非食煙火
者

薦僧子謂外邑

某平生不作薦人書况於清嚴何敢干寮卿僧住般
若者一見頗與常衲殊且言善政欲得披覲不過欲
得琴堂下接之榮而終始之以雲天之巨庇若夫干
賂政事覬覦縣帑則非此僧之心亦非某拜書之意

某塵容萬狀日汨汨於獄訟財賦之間思欲如畫簾
花影之閑則仙凡隔矣議舍草草拜字仰于鏡融

書陳孟剛童烏集後

孟剛弱冠頭角斬然吾意老眼及見其聳壑昂霄也
云何得疾遽召玉樓遺藁殘編流落人世見之愴然
讀之潛然雖英物固天地之所斬然鍾愛乃人情之
所同嗚呼痛矣哉痛矣哉吾黨不斯人之慟而誰慟

與趙明府

陳獻章 檢討

平後山碑文僕已謝於陶公非敢有愛於言也夫文
以紀功必書首事主後山之役者誰乎今秦公已去
存者兩府皆非知僕者也孟子譏未同而言此豈止
於未同而已耶一二十年來僕與人爲記序等文多
不過十數碑而已爲陶公者半之謂僕於公有所擇
於言乎必不然矣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
問於伊川先生不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
伊川終不爲言之語默要自有當也若不問可否惟
以相與之密而責之言伊川爲不忠矣僕廢退之餘

恐收斂之不謹以取罪累實非有他也惟執事亮之

與林郡博

承諭進學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病卧在床忽得此東讀之慰喜無量自不覺呻吟之去體也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袞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病中還答不周言多未瑩乞以意會前此所諭命之理以下數段亦甚切實有味愧不時復

與舊生陳魁

生仰給歲月於鉛槧瓶無贏粟以畜其妻子年幾六

十益以疾病困以盜劫士一窮至若是哉昨望見生
龍鍾如東田老人稍就之疲頓與石翁異者幾希然
與之論舊事寫平生於我三沐三薰之歷歷猶是也
使我囊中有九還大丹能反老爲童與生共之庶幾
其成也可待生旣絕望於我矣我更望於何人惟日
孜孜斃而後已生與我皆然復何道哉復何道哉佃
者還聊此復

謝彭方伯

張詡

詡謹東向再拜獻書于方伯先生執事者昌黎韓
有言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
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
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生嘗非之以爲下有仁賢而
在上之人不之顧則責有歸矣而在下之人安分守
道是其所職胡爲諂其上哉是以自叨舉於有司以
來在公之庭無生之足跡久矣夫豈好爲自尊大哉
不過安吾分守吾道而已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
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然又

有說焉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苟有德之君子雖位尊勢重所當奔走而事者又不當以諂爲嫌而於矯亢也執事文章節行動人耳目生爲兒時已聞而知之矣去歲在禮部聞執事來藩鄙邦竊爲鄙邦赤子慶幸下車未幾卽抗章舉賢才止貢物其餘善政蠹弊得以專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規模宏遠氣象一新風行波流不數月境內大治而又謙虛下士略無自大自足之心求之古人指不多屈若執事非孔子所謂大夫之賢者乎誠生所願事而不可得者

執事事業在 朝廷聲名滿天下汗青筆之鐘

勒之天下兒童走卒亦能道之所謂赫赫之光無遠不照奚庸生鼓喙搖舌而爲獻諂之舉也直以景仰之私本於性情稱述之言出於天下公也非諂也况曩者辱取拙著特蒙褒獎且推而致之古之人之列何敢當何敢當然又竊喜以爲後生小子寸長片善猶見收錄如此使他日秉鈞當軸爲卿爲相則世寧復有棄才而野寧復有遺賢者乎生之竊喜蓋爲天下喜也第生於此則有無窮之慨焉生年五十又五矣窮年矻矻恒思自振倚乾坤而覩世寰思欲拔扶桑之樹挽滄溟之水舉八荒四極一掃而洗之遂其

志不得則大呼小叫聞者莫不以爲狂也有一奇偉
卓犖之士如饑如渴思見其人與之執手浩論然非
其人則又默然呼之而不應叩之而不答仰面觀天
而不少顧也是以於執事雖未嘗數見而傾心懷仰
至形於夢寐第生舊歲不幸遭喪顏色慘沮衣冠不
吉不能一進左右接德容而聆至論也此生所以有
無窮之慨也是以踰越禮分冒哀一言得非范文正
所謂不以一人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之意乎嗟乎使
千載以前有如執事其人尚且忻慕感慨恨不得與
之同時何況今日親泄生長之邦而賤姓名又辱見
知於左右乎宜乎生於此有亡窮之慨也若使生伺
候於門庭下色於閤卒而又長揖而進長揖而退嚙
然素服趨趨不前不惟人笑之而亦自笑之矣昔有
鼓瑟王門三年不得入者又有獻玉三往而三見則
者向非執事辱以一言之顧則生寧守戚戚之窮決
不能效昔人徒自獻以取辱也執事倘不以位自負
歸以一言教之幸甚外謹獻舊所爲文若干篇詩若
干篇仰答雅意更乞採覽于冒尊嚴不勝惶恐

與朝鮮國王書

祁順

欽差正使戶部郎中祁順端肅奉書 朝鮮國王僕

不敏辱承 聖天子明命以抵於斯自入境迄今餘

一月矣始也聞王之德譽而傾慕焉中也覲王之矩

範而起敬焉終也感王之禮意而眷戀焉王之天資

英邁學力純至行已接人悉有儀度其於尊事 朝

廷以及行人之禮蓋無不至者至於僕所以自處則

恐王未克盡知也聞之左右皆謂僕之斯行凡餽問

贐禮一一力辭於盛意似有所不愜然君子之交際

豈專在乎物哉贈行有贐王之禮也不貪爲寶僕之

心也主賓各盡其道而無愧焉斯足矣不恭之愆固
所難避賴高明亮察之因叅贊徐居正送別將還專
此奉達居正有文學乃王所信任者而遣以相陪周
旋日久則王所以厚斯文之意豈淺淺哉臨楮未罄
所懷惟希珍愛

又與國王書

奉別以來瞻戀弗置沿途蒙遣官問候款待有加僕
從而下無不霑惠茲抵鴨江而叅判李克墩承旨柳
瞻已先至此所以迎勞宴餞有恪無懈者皆王之盛
心也不意行間承旨復以來命出貂裘見遺則似乎

不甚見知者豈謂前日區區之帟受餽贖爲虛僞耶
不然何寓館之辭已畢而千里之贈復來也昔晏嬰
一狐裘三十年君子不以爲陋僕雖至愚未嘗不賢
哲是效茲焉衣一敝裘猶未及三十年之久其肯舍
舊貪新以易吾心耶况物有盡而情無窮則所以感
王之深者又在情不在物也用是再辭行忙草草不
宣

奉錢總制避薦書

黃衷侍郎

日者藩司諸君見過語次屬奉嚴檄似有勸駕之惠
衷切喜且驚而深以慰也夫推賢之道在古人已爲
盛節落莫何乂而今復見之喜之云者謂古道之必
復也自吾鄉言之必曲江然後可當燕公之引必菊
坡而後可副益公之薦茲以此道而施之於衷揚諸
海內必將大駭此其所以驚也然猶靜思默省深懼
而不敢當者其說有三請以上塵惟門下察之夫衷
自弱冠竊名仕籍微才謏識如僧削髮雖多歷年所
而試輒罔效中夜追惟悸心緒面夫以屢試無效之

人而強之使前負乘覆餗勢所必至此其不敢當者
一也固劣之性與物多忤三十餘年負怨負謗有如
丘山逃虛就蔭猶懼不免若再溷榮途而覲人以容
亦自愚之過矣此其不敢當者二也引疾之年五十
有五屏居垂八閱歲閉門蒔藥聊以自遣如蝸牛蟻
息一殼之內復何所營語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
其不敢當者三也所貴乎士者謂其難進而易退也
夫難進則其道必行易退則其道不溺仰惟門下道
濟羣蒙智周萬品節制未替化薄海外由是推流知大
所以曲全衰腐者在此而不在彼豈非盛德事

與張甬川少宰

霍

韜官保尚書

啓生昨日不自知其不肖輒有所請于誠翁方自懼
當得唐突之罪不意誠翁乃大賜開納且面督生曰
凡事正須各極其見共效忠于 聖明勿爲芥蒂生
退避再四翁又曰余正恐諸君曲意相徇不盡言相
正助或陷於有過且索生所閱司稿已詳討論修飾
乎未也生對曰未敢率爾須對甬川再議乃敢復命
蓋部中舊規凡陞黜官員只郎中與尚書密定可否
兩侍郎只唯唯而已矣疏已騰正胥人送兩侍郎云
云侍郎又復唯唯而已矣在該司只吏胥與郎中密

定可否員外主事亦只唯唯而已矣甚則疏上報下
員外主事猶不得從後唯唯者故諺曰侍郎不如正
郎員外主事不如胥吏又曰媚奧媚竈徹古之弊也
正德年間凡權要人爲小人囑售美官不求侍郎尚
書只搖一頤于郎官云云郎官即密達權要人頤旨
于尚書尚書無不聽從者小人賄求美選不求尚書
侍郎不求郎中主事只密賄賊吏則賊吏納賄或陰
通郎中或巧設機械美官無求不得弊也以矣今誠
翁每陞選官必公堂參酌未嘗諳聽郎密啓未嘗偏
主已見百年積弊驅洗之如拂塵公純廣大之德超
出前列生已竊歎私幸贊服不容口矣覆題章奏翁
復許生輩竊贊下風樂取人善翁之胷度子產不得
專美矣惟淺陋是懼無以報稱翁之德意外人無知
或疑生輩爲僭權抑恐後人緣是遂各執已見不肯
相下會議一堂如聚訟然流弊遂有不可勝救者生
也竊念雖甚不肖幸得從兩賢之後百年斯文氣誼
投會莫有過焉者則凡行事宜爲遠大慮垂後程式
毋貽誚于人謹以誠翁昨所賜柬及生昨鄙見呈上
高明賜裁酌焉今推陞選任官已是大公掃盡舊弊
雖有權人賄人亦無能爲已惟是覆稿誠翁議許先

送兩堂討論修飾然後呈正堂潤色固得孔子嘉獎之意矣誠翁已度越古人矣生與執事謀所以自處以不負誠翁督教之盛心凡章疏覆奏有議處者該司具草生與執事竭其一端之愚聽誠翁采焉如斯而已矣言之當理乎否也惟誠翁取裁不敢膠執已必惟吾言之從也蓋竭其愚者輸誠於翁也所以忠於職也不膠已見擴大公也有職分之體也正郎亦能取法誠翁凡事分理于員外主事勿一已之私自用選官作缺陞調叅劾各竭其聰明各效其公忠不倒柄於猾吏不售私於暗室吾見誠翁風化始於吏部被於四方天下萬世仰大公而承式生與執事亦竊下風之譽幸焉何如何如

又與張少宰

讀手教兼與誠翁往復書何幸復見古之道於今日僕雖愚敢不策駑以從觀正大光明之業之有成也爲臣之道以君爲父也僚長爲兄也天下之民爲赤子也凡可以撫赤子而娛父母則爲之奚暇於兄弟之間分彼已哉但事長之道則有所謂恭所謂遜所謂從云者而執事一書之間恭遜藹然可謂曲盡而無遺矣不勝敬喜之心敢以是復

東江誠齋

啓昨日承教深感執事不以淺陋見棄欲力挽而納之於善故不肖遂歆服樂從草草數言奉復蓋事君之忠泣事之敬同寅協恭之道自當如此顧未有如執事能開誠布公如此見教者不肖是以深服執事之同於古人而敬感之無已也甬川翁所喻爲臣之道蓋胎執事之心而先得我心之同然者矣遽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事君以用人爲職不能如伯玉之寡過豈獨爲伯玉之罪人乎抑不肖嘗思之人之言曰用人之善猶已之善正人之失猶已之失此言雖美猶未盡也必曰人有善吾能刊之則已之善又加於人一等矣人有失吾不能救則已之失又下於人一等矣如此存心而後庶幾也何如何如

再東張甬川

觀誠翁再答手簡真冢宰之言也末後用善救失數言尤更精采令人發深省也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今日職業亦曰多吉士吉人以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云耳如是而皇天后土亦可媚而享也吾僚友之所以相媚亦孰有大於是乎

與方西樵

霍

韜

宮保尚書

生擬昨秋歸矣乃與南科小有言未得結絕繼而南道又有言以致今春尚未得告歸回首樵中之樂如在天上夢寐幾繞而未得至也南都積弊皆前輩流來俾區區以身撻焉除是坭塑木偶乃能堪處而世之名人悉以垢含爲得計宋人之言曰得罪人君猶有令名得罪言官詬辱不得脫屈八座九卿之體趨媚言官求免論劾而已矣依阿澆忍以無耻爲忠厚以喪心爲盛德居之不疑又復號於人曰是中道云是中道云嗚呼古之鄉原猶似忠信似廉潔今之人

又下鄉原不知幾層乃猶竊衣冠儒學之譽非世道之憂哉予寧身犯衆怒立此頽流砥柱庶幾天地正氣猶存已死之人心不致盡泯泯也是以累遭詆詰不惟不悔且安焉誠畏天命憫末俗不得已也惟視執事雲飛冥冥弋者不得望焉不及遠矣今秋必歸會間乃盡所云

與孫憲副性甫書

承諭滿幅如面領教感甚感甚內云不親細事甚是甚是區區亦未嘗屑屑惟細民苦告于道于堂不得不爲一處分耳今世皆習熟宋人套子寧悟 天子

以鈞直名暗結言官以苟免訾吹三二品大臣擁篲迎言官曲躬圓舌不敢少悟恐恐然懼獲譏斥曰吾含容也吾人度也充其邪說曲行盡喪天下正氣盡滅後世公論然後已也然猶以道學自待人亦以有養歸焉任世道之責者所憂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以若所爲求爲鄉原婢隸不可得顧曰道學如是耶彼風盛行則生爲瑣瑣又爲尚辯爲尚氣固宜也君子自立不求同於時姑俟後世耳如何如何

與于中丞

承教極知憂世之志非爲生出處區區小節云爾第

生籌之熟矣今人雖身負大臣名位實不啻犬彘呼
之食則搖尾食叱之去則垂尾奔如是人而可與有
功於君於國豈可得也若竊位而貪者尤不在是列
求與狐鼠爲伍狐鼠猶羞 聖主觀是輩情狀亦稔
矣遂謂天下皆若人也爲人臣致 聖主藐盡天下
士罪將誰諉古人有寧老死寧皇皇載質不遇者是
何心歟自重所以重 聖朝不爲亦所以有爲也如
何况彼人也醜跡盡彰謂生到卽不能容天獸窮反
蚤蠹蝸被迫切則毒無不肆甚爲肘腋憂莫能爲謀生
緩行奸朋且幸禍緩邪謀自解否則適促之也此言
切勿宣牙械甚毒可畏可畏是南向之心也豈忍然
者哉執事素相亮故盡發底衷

與汪中丞

霍

韜 官保尚書

奉違日遠祇有儲念何時得向領教爲意近承手翰
如面教幸甚淺夫聞執事張皇六師之勢乃以爲訝
何異井蛙存 中國尊大之體自合如是矧亦實事
曾謂舉全盛中國之力不能制南鄙小蠻也特自有
中國之體不屑爾也湛公論甚得宜幸審思焉曰天
子討而不伐有征無戰得駕馭小夷之體我可坐策
其斃彼危不自安國內遺黎豈無圖其後者自古英
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可謂乘時膺命者
也至惠帝高宗真宗卽不競奸雄如曹瞞如司馬

昭劉裕至子卽絕安祿山朱溫不能保其身莫登庸
惡浮祿山朱溫篡逆二十年得保首領幸矣子孫可
能保乎不待智者知其不能也乃亟於與之 詔書
頒之正朔俾定僞位是何爲者也前日毛仇二公行
主曰若問順逆則黎爲順莫爲逆三尺童子可辯若問
莫肯投降否彼則肯降又問肯納貢否彼則稽首歸
降遣三尺童子持片紙彼則順應如響不煩二公行而
后定也何也莫自篡竊後恒懼國人之討也恒賄通
邊將爲之請 頽正朔恒汲汲也彼竊位不奉 聖
明正朔猶逆賊也是故正朔急於乞頽以定彼爲

非一日也二公今日之行爲之審曰孰順孰逆國人
則曰黎順莫逆三尺童子可知也若曰孰願納貢黎
莫皆曰胥願歸貢二公何以處之哉毛公不荅生言
蓋將推擔子於撫臣如有錯誤他日可諉罪耳且中
國所以馭蠻夷以有紀綱有彝倫縱篡賊不誅又從
佑之定其僞位亂臣賊子焉攸懼夷戎焉攸瞻仰也
往年羅峰柄事邊臣已爲納信息求入貢矣求 頽
正朔矣羅峰斥之彼求無門乃怏怏及今彼時羅峰
如肯容之入貢頽詔金寶不知願入幾何惟羅峰固
拒乃至今日莫氏者蓋汲汲也今往與之 詔是彼

也皆賄求不得今不求自致也非逆賊望外之幸耶
此事如不審思必貽笑外邦爲後日悔執事幸審圖
焉毋輕爲人承檐子俾逆賊得借幸爲 中國名教
羞也草草不盡所云

與朱貳守書

霍

韜富保尚書

家人回謂執事恠生於拜帖不書治生而書侍生疑
若傲慢不敬者此蓋執事未諒生之心而區區之情
亦有未徹於執事故也生於衣冠士類未嘗敢慢况
於當路君子乃敢傲慢之乎且傲凶德也君子不加
諸身况敢加諸人乎况敢加諸當路君子乎執事宜
諒區區之心矣生於拜帖惟巡撫則稱晚生或稱職
方主事若巡按兩司列位先生則稱侍生於江老先
生則稱門生同年則稱年生未嘗有稱治生者是豈
傲慢列位君子鄙見蓋以近世諂瀆成風士氣卑陋

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心有所求則俛首喪魄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下交相凌誚而士風喪矣夫天下之治亂係士風士風淪喪望天下之治可以復古不亦難乎故不自揣力量之不足竊欲與諸君子共敦古道云爾故稱侍生不稱治生禮也非敢慢也夫治之云者馭而馴伏之云也可以施諸百姓而不可以加諸士夫侍之云者交相敬事之云也可以施之同儔而不可加諸降等生與列位執事同爲 帝室公臣可以交相敬而不可以交相馭也故稱侍生

也非敢慢也或云士夫於父母衙門稱治生例也

生謂古者封建法行故列國各君其土士夫生其土壤雖聖如孔子亦敬其國之侯伯如父母禮也今則封建變而郡縣侯伯變而守令輿圖萬萬里有齒有髮有血有毛共仰 皇極孰敢有貳若鄉邦士夫又稱鄉邦之守令爲父母是天下有貳也非別嫌明微之道也晚唐之季節度使擁兵專地貢賦不入裨將悍卒知有鎮將而已不知有唐室也爾時豪傑生其域中雖欲勿謂節度使爲父母不可得也今天下一統全盛非唐季比也若吾輩衣冠士類而又私相爲父母以涉二尊之嫌是乃所不敢也非敢慢也且謂

之治者我得而服屬之者也謂之侍者我得而交游
之者也執事爲政設遇孔子有得人之問則將以所
待伏屬者而對乎抑將以所得交游者而對乎孟子
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蓋以古道敬齊王也生自謂不
敢慢當路蓋以古道相敦非所以爲慢也若執事便
道畫錦遇鄉邦守令亦以是禮處之是乃執事所以
敬當路士夫相遇一以禮而不苟豈復有非辟之干
也乎此實士夫居鄉之達禮也非一人之私也昔者
生之在部也見百官謁吏部則曲躬鼠拱投刺用摺
帖見科道則屏氣生每喻之曰官爵之與死生孰輕
重焉雖死猶不可如是況於保官爵又語吏部之相
下者曰若輩受人躬曲奔走受人非禮諂媚皆非人
也若能居千年吏部乎豈可偶握熱柄遂使人盡喪
良心也當時雖有嫉生之言者亦有謂生言是者凡
若此者生豈傲慢吏部亦欲以古道相期也執事心
古而行淳正生所欲與偕行古道者敢布其腹心惟
高明察焉無以爲慢兼告貴寅列位先生勿訝生爲
慢極荷極荷

與晉溪王先生

霍

韜書

生自涖官兵部閱舊牘嘗仰而嘆曰王老先生石世
豪傑之才也壬午歲曾伏謁于旅邸時先生始出
詔獄人事芬雜遂不及面敘未幾時卽生亦病遯南
荒矣路遠久不及申下悃然與士夫論海內名流未
嘗不羨仰老先生也生今六月廿四日入京聞朝
議起先生有士夫語生曰王先生再起必報復舊讎
衣冠朋黨之禍始自茲熾楊石齋彭幸庵殆難乎免
矣縉紳相殘猶骨肉相鬪世難其可虞哉生告之曰
王老先生豪傑之見超曠之度足以高出尋常數等

而囿納一世決不爲此惟士夫不知其心逆料其未
有之過而預詆之則王先生不得不辯兩辯交激則
是非相形人不知王先生心遂疑先生善擠排士類
而先生可疑之跡遂無以自白於天下耳生嘗見高
御史極忤先生者先生在吏部卽遷其秩若先生又
位吏部卽高御史又漸峻陟可知已卽此一節知先
生決無報復讎怨之心惟先生尚抱屈未直若遽望
先生以安土敦仁不尤不怨爲聖賢能事則生不敢
必若今日直先生之屈復先生舊秩知先生且將攄
忠赤揚厲公道以贊 聖化海內遺賢且將收錄之

不暇尚暇報復區區之舊怨如福丈夫者所爲乎或
又慮曰先生在 武廟交內臣最密武職冒濫視先
生去留爲增減今先生再起殆又爲往年幸濫者作
一赤幟也羣小雜進武弁日冗國計其可憂哉生應
曰 武宗朝劉瑾朱寧江彬相繼用事自內閣至九
卿無不納交求媚以固寵位者獨咎王先生可耶嘗
聞內臣罵一士夫云我輩居內豈知外間事俱爾秀
才來鑽刺幹去乃云我輩壞事豈不謬哉則交結內
臣以固寵保位凡士夫俱宜內省也獨咎王先生可
耶今 聖明在上內臣絕不干與外事行將盡復

祖宗之法以成 中興之治若王先生再起且感激
晚年遭際誓心天地與諸君子協力和衷贊揚 聖
化痛革近年背公死黨之習矣豈暇偃僂幸門如狐
如鼠乞哀昏夜而驕人白晝如往年小輩所爲乎且
昔年劉瑾朱寧輩竊弄 武宗之權故士大夫至公
卿爭乞哀其門而武功冒濫又撫按官員阿附權要
紀功失實之罪論者不究顛末而以諉咎于王先生
固已過矣若今 聖明御極內臣何嘗有壞外事者
今日壞外事俱九卿百官也若九卿百官各誓心天
地以報 聖明則 祖宗舊典具在人人率職至治

可期乃不憂百官而憂內臣不憂在已而憂王先
豈非求於人者重而自責者輕耶若先生再起決能
大有所爲決不壞公道決不植私黨決不復私怨此
生所能決信無疑第恐士夫不諒先生之心過爲詆
請致人情不堪則羣小洶湧構隙造釁耳漢宋士夫
好各立黨與互相攻擊卒貽災于宗社而家族亦不
免非永鑒與生旣以此言徧告都下士夫以白先生
之心復錄大略附上門下 聖明將有虛位之擢伏
望爲蒼生再起披露胸腹與士夫洗濯舊習庶彼此
兩不相疑預消明讎之釁俾太平功業再見于 聖

明之世生實於執事者有厚望焉非信先生之心及知先生之力決足以任此則亦豈敢輕爲喋喋不盡

復蔡半洲都堂

鍾芳侍郎

起教內言善後之圖論者各殊似頗疑畏程叅將歸來談及此事亦不似去冬膽氣去冬一意直前罔忌雖歲暮諸人固請出崖過節堅拒弗出曰死生以之今則傷於虎談之而色變矣問之則曰無兵不敢入羅活噫是將棄前功耶可爲痛哭流涕忍負我皇
上如天之恩及邊氓之無告矣乎竊意守鎮黎岡打手約用二千名歲計工食銀該若干兩在軍門處置甚易而猶畏嫌正因讒謗無以自白故耳鄙見欲煩巨筆備陳前功不可遽棄而讒謗亦甚可畏 奏行

都臺煩巡按計定工食歲該若干嚴行遵守務令威
資兵耀化藉威行斯不負我 聖皇至恩否則參將
處崖亦為虛器變夷為華之績斷不可望將來萌蘖
為地方之禍將有不可言者矧 聖神在上若憚而
不言安知言之而非福耶經曰蓄疑敗謀諸公必有
委身為國以贊決者胡元雖能平黎而事定之後輒
委而去故不久即叛至今為害惟我 太祖高皇帝
勘亂既定兵不輕散戎衛錯建與夷俗相參日累月
積而文教無遠弗被鄙野舊風亦皆丕變此 聖神
不言之化卓冠千古者也故速捷不如分屯盡剿不
如去甚私恩不如兼濟善殺不如善懷

上楊石淙書

黃佐禮部侍郎

佐聞上下之交萬化之源也上日親其下論道經邦
則輔臣得以行其志下日親其上徇私立黨則小人
得以弄其權古者元首股肱相待一體臣鄰馮翼接
見無時故其治隆而世道恒泰後世尊卑闊絕而情
太踈禮節繁苛而義斯薄故其治汙而世道多否蓋
可見矣然則君臣相與之際可不慎與觀於 武宗
毅皇帝日事巡遊不親儒臣莊士左右姦佞相煽為
黨遂致逆藩再亂及自將南征梁厚齋以輔臣扈從
欲取 天子行璽以隨者誠慮變生不測故也楊石

齊堅執不與者恐爲姦佞所奪及以召變亦其遠慮
焉爾邇日做鄉連有魁禮闈者厚齋嘗過魯佐以爲
可復得僞比佐對大廷時石齋得佐卷輒下其手曰
此厚齋黨也及試入館以濮議辯佐卷惟據儀禮爲
人後者爲之子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宋仁
宗育濮安懿王支子於宮中是爲英宗則程伊川所
議復何疑哉石齋又欲下其手大宗伯三江毛公曰
儀禮子夏傳寔有此說佐乃得以濫竽館末佐何嘗
黨石齋哉今大禮既定考選翰林調出外任新貴人
又以佐爲石齋黨必欲對品改除賴我執事維持得

擢憲職知佐愚直未嘗一日私造輔臣之門非有私

黨也語曰士伸於知己而屈於不知己者執事於佐
可謂知己者已曩承執事枉顧命佐考究 國朝君

臣同遊事蹟正以方今 聖天子龍飛郢甸銳情至

治嘗 御平臺宣召大臣將復 聖祖之成法也及

錄 國史寶訓 御製文集暨先正之書所紀言動

數條借金美之入見一時倉皇散漫無序罪當何如
哉而執事盛德包容喜見顏色至曰聞所未聞啓發
多矣引掖盛情一至於此且又教佐曰國家安危繫
宰相天下公議付臺諫君德成敗責經筵生民休戚

在守令古今不易之定論也此可為奏疏其留意焉
佐今為逐臣疏求歸養倘得首丘林壑足矣奚敢疏
哉金美之書來謂執事必欲起佐復還史館蓋世道
將泰而執事不以佐踈愚而遐遺也敢陳所聞以備
執事獻納論思之萬一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垂訓
作則以君臣同遊為第一義其為 聖子神孫之慮
而開泰運於無疆者深且遠矣當是時也虛心清問
聽納如流情義相孚苛嚴是略自巖廊以及禁苑無
非延訪之地自公卿以及庶士無非諮議之臣觀夫
御華蓋殿而大學士朱善侍則與論道心倚伏之幾

御觀心亭而學士宋濂侍則與論人心操存之道

御東閣則與贊善董倫論人臣責難諂諛之二端

御奉天門則與待制吳沉論求賢納諫之二事凡以

求治要也 御外朝召學士危素等飲而賦冬日詩

御便殿與宋濂飲而賦醉學士歌 御武樓與吏部

尚書詹同談笑作記遊內苑與四輔官杜敷聯句成

章凡以尊文事也太子正字桂彥良於 上前朗誦

御文則嘉之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國子學官李思

迪侍便殿終日緘默則詰之曰理道之言非所宜禁

典史馮堅言事稱 旨即超擢之學正曾秉正上疏

見賞復召用之凡以廣聽納也選秀才張宗濬輩使
之陳古今嘉儒士沈士榮使之條政務凡以察邇言
也是皆見於 御製文集 皇明寶訓所紀載而得
於先正之所傳聞蓋不容殫述矣 高皇帝以古聖
所未有之大智建自古所未有之大功一時臣工雖
盛何能少裨海嶽之崇深顧汲汲焉下交不瀆如此
何也誠以人君臨朝時惟數刻燕閒所接不過婦寺
則便僻易親而蒙蔽得售治日之所以常少而亂日
之所以常多也故不自逸豫身示法程使 聖子神
孫監于成憲萬世永賴其爲慮至深遠也苟口守文
之世與開創不同夫豈 高皇帝之意哉厥後相承
太宗文皇帝則臨幸 內閣親閱勤勞召至榻前語
必至夜 仁宗昭皇帝則面賜銀圖書使緘密疏日
至弘文閣冀聞讜言 宣宗章皇帝則偕詞臣幸史
館而賡招隱之篇召輔臣遊太液而有玉冠之賜于
時則有若楊士奇楊榮解縉胡廣楊溥蹇義夏原吉
諸名卿對揚 天語咫尺 天顏日以爲常而其寵
遇之隆建白之偉至於今市人猶能道之率由舊章
正在今日 皇上龍飛潛邸聖德夙成恭 天駿命
銳意化理世之迂儒猶曰春秋如此其冲也而欲責

以難行之事蚤朝如此其勞也而又益以延訪之煩驟而行之則以爲駭激而言之則以爲嫌寧因循之愈嗚呼是何言哉責難恭也謂吾君不能賊也然則轉移輔導其道何居佐蓋思之矣進講之後爲講官者宜奏請御書所講章句如宣德時習字故事從容評品因加風諭以動聖心此一說也退朝之後爲輔臣者宜奏請從遊觀闕以及禁禦如天順時遊西苑故事追隨之暇形爲詩歌承弼之餘務爲將順俾聖情祇見儒臣莊士之可親而志意交孚也此又一說也誠如是也虞廷喜起之風周室卷阿之響尚由此其可興乎嗟夫天之將寒布以霰雪天之未暑先以春和蓋陰陽之運必以其漸也人君之尊猶天然輔臣則承天而時行者也調燮之功致主於道者亦若地之承天而已可遽責效於旦夕乎惟執事道揆圖之則天下之幸也執事昔在銓衡嘗立法以官人矣今在內閣又行法以用人矣胸中自有經濟機權何待佐愚者之言哉然立法以官人必求垂於後而無弊詒厥孫謀之心也行法以用人必求監於前而無愆繩其祖武之道也二者必須晉接燕對而後請請不行私黨可絕幾權默運賢才彙升觀於

洪武中得方教授面付青宮天順中召李文達面論
王忠肅是已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易曰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然則講求 祖宗之制酌量因革之宜
豈非今日我 國家之首務哉請舉其凡而究其本
執事曰國家安危繫宰相固也佐則曰官以相名起
於秦非制也凡輔養君德者孰非相臣而必以相名
則威權斯有所專矣惟我 朝不設宰相而館閣置
公孤之臣卿部分軍國之務是卽周官燮理寅亮與
分職率屬之意也 祖宗以來密勿之地同心一德
而台察日近乎 宸旒故大政大疑皆得以 面決

之苟面決之規不復而惟以條旨爲政機則此
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者安保其不
終無邪茲佐之所望於 今日者一也執事曰天下
公議在臺諫固也佐則曰官以諫名起於漢非古也
凡獻替吾政者孰非諫臣而必以諫名則嘉言斯有
所伏矣惟我 朝不設諫官而六科掌封駁之事十
三道任糾察之責卽周官詔王以媿與贊王政令之
意也 祖宗以來朝著之士明目張膽而阜囊日陳
乎 丹陛故大奸大蠹皆得以 面奏之苟面奏之
不復而惟以章疏爲風力則蘇軾所謂言及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者安望其能有行
邪茲佐之所望於今日者二也執事曰君德成敗
責經筵固也佐則曰經筵之定爲儀注禮之文也

國初經筵無常所而燕息所接皆講學之臣正統初
年講讀定於文華始著爲儀亦學貴專一之意耳
然會典載講書之後凡遇五府軍政六部要務俾嘗
事等官敷陳之悉是則講讀之地都俞吁咈存焉苟
爲不然則稽首而退君門已如萬里雖宿學如程
朱亦何由而效其忠苟復講學進言之規則情不
於不守而君德可成於今日者三也

執事曰生民休戚在守令固也佐則曰守令之速於
遷擢民之病也國初守令恒久任而超陟所晉卽
隆重之職成化以來遷擢不待滿考始著爲令亦治
貴激厲之意耳然會典載薦舉之法必待三年六年
政蹟卓異俾吏部仍察舉主之廉是則薦舉之際興
事屢省存焉苟爲不然則計日而遷所至殆如傳舍
雖善政如龔黃卓魯亦何由而竟其施苟復課功核
實之規則任不容於不久而民隱可恤茲佐之所望
於今日者四也雖然立法守令天下者固難
之弊并非難

行法用人以

之弊并非難

得變通可久之道爲難也 今日所以振作新政豈
取法度而紛更之哉亦惟斟酌時宜一遵舊章而神
化之耳夫爲官擇人則人宜乎其官因時更化則化
行乎其時擇人必如用木巨者爲棟細者爲榱然後
職無不舉矣更化必如安弦大者弗急小者弗絕然
後政無不和矣究而言之知之弗明人弗可得而擇
也任之弗專化弗可得而更也昔者守成業而致盛
治芟如周成王其作立政也自常任準人以至三臺
阪尹皆欲其得人而終之曰我其克灼知厥若言知
人貴明也其董正治官也自論道經邦以及大明黜
陟皆欲其舉行而訓之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古之
人貴專也然猶有本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
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嗚呼新天下之要道
其在此哉 聖明在上賢輔在下將見同遊成憲必
復而私黨潛銷佐言砥喋喋徒贅爾伏惟執事裁赦
不罪則區區負日之暄願再有以獻也佐昧死百拜
謹言

答夏于中書

羅虞臣

吏部主事

人至辱遠書詞指慙懃謬蒙嘉獎竊計其奔走下更
卒無一日之間不能千里致問愧汗流趾顧抱咫尺
之義過爲足下所誦然聞君子不責報而廢施志士
不矜能而伐德故悲歡隨場者衆人也振難赴急亦
海內交遊之徹義耳奚足多焉曩僕在盱時會足下
奏當已成閹獄狀狀多鈎織悲夫寃哉寃哉未始不
推案流涕也君子負議於下流賢士繩行於不肖今
世之讐訾足下煦者倡曰刻薄妬者目曰賣重怨者
斥曰奸邪貪者誣曰婪利論列曰飭虛名薦引曰植

黨援幽黜曰排善類鄉人不比曰好詭異進士外補
曰破選格凡以過足下此而已雖然足下何謂無過
比如風之生也穴焉空積豫未信於衆人而徑直不
虞其後何謂足下無過但念足下才負儻蕩行懷孤
獨靡能循智保位卑論儕倍致身顯耀獨杆當世之
文罔乃予觀往古詞人才士輒悲其動遭軼軻仰天
墮涕况今親違見之如東洲者耶僕素喜讀今世士
夫文字而得其人物武功則康對山北地則李空同
信陽則何大復大江以西有足下然武功北地俱以
誣坐廢信陽雖不廢終亦早死名位不大顯而足下
乃抱不測之罪眠戈萬里磧沙塞草瀟涼異倍昔人
所悲諺曰蛾眉胎妬才美秧稔今足下得無類是乎
無論北地且評武功當逆瑾之時朝爲張綵夕履要
位武功以十年脩撰不得一調可謂持正君子矣徒
累高名汚迹同鄉然終不詭於大雅保身之義孔子
居衛見南子居魯見陽貨赴佛肸之召此何爲者其
道非可與拘儒曲士語也故子雲留菴梁公事周箕
子明夷異世所符曷磨而磷曷涅而緇然後之詆毀
子雲轉深譌舛每訟斯寃心孔發熱嗟夫嗟夫此固
未易與借人道也日者問足下於渭厓渭厓曰是在

我在我我其有待乎姑徐徐僕且喜且難之曰今夫
煦者妬者怨者貪者行其說而是非顛倒公道不明
矣先生曰徐徐他宰執亦曰徐分今宰執不愛時體
有如先生者乎卽有如先生則亦曰徐徐已耳民負
冤則直之恐其不早也乃士夫之冤則顧曰徐徐爾
如此而煦者妬者怨者貪者之說卒有能忌憚之者
耶旣又退語人曰冤哉東洲若率有能白之者然命
也夫遠人不以夷險易操非美殊志足下試觀義命
之說精矣敢附此聞亦歆足下之由然而雖雖若無
與然以待也則命在我矣念言有懷侍坐無緣比望
塞塵何勝慷慨

復翁東涯書

羅虞臣史部

與子信次京國忽復參商念言蒼梧轉多勞緒人至
猥惠德音故人天涯倏若談面來教敘陳邊郡之勞
且蒙勸僕以進賢退不肖之指嘉命損辱鄙曷能當
吾子振翰天衢高視上京塊爾雄心難可比量已而
出吏邊郵式監蠻長夫君子不易倍而治民志士不
異操而居險吾子陋膠東之無奇卑子康之憤積是
故荒瘡不足爲子惡繩墨不足爲子拘僕視子豈薄
志於梧哉顧僕媿無鄉里之行又寡交遊之譽曩者
曹員詔辟鄉賢翹俟當此時人人自謂清通之裴楷

更生簡約之阮放尚在譬若爭餅羣兒惟相競口除
書忽下首被非任夫徐生願辭道子之舉叔夜求絕
山濤之交昔人雅志良有以也一入省署懶受羈束
舊有惡悶心疾遇囂輒發卽鎮日之內呻喚不止每
見揖坐委折齷齪不能學且令喉嚨中時抑抑也良
故厭之夫善宦之巧進慙司馬高舉之智退謝長公
方欲咏招隱之詩擬閑居之賦然華耀中戰倍累外
纏用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而子責我以涇渭薦紳
抑揚庶品之道無乃與僕初心謬乎且夫白骨疑象
魚目類珠言似之能亂真也苟非賢哲孰能參驗若
僕則非其比矣且子又欲聞僕所定交嗟乎未易言
也憶在冲齧靡知檢括自謂高談可以娛心綴言可
以抗志玩素可以抑情單居可以流譽遂爾閉門學
鈍破偶成奇視入幕之賓則咄恚望延賢之閣而屏
跡晚步世途更嬰宦疹追念生平裁深痛抑然性有
所短心有所暗終非可以絃常移也屬邇以來時體
逼煎志局難改出門無逞處室獨娛固足下所深悲
而鄙人之用兢兢者也聲求之叩無以遣報不敢懷
隱故畧述其梗槩歲月不停山原復隔子非茂齒我
亦彫容無緣把臂願與努力

奉霍相公書

羅虞臣

虞臣不肖不肖不能委曲時體婞直成性遂爾墮跡
昭憲名編獄錄重貽父師寤寐之憂虞臣誠死罪死
罪被繫以來每見獄吏咆哮心魂惕羣與諸囚枯
髮交手足關械帶索坐饒蟣虱一月之內僅能再擲
耳念自遠違杖履音墨載踈輒欲作書遣報然薄命
之災幾成狼戾氣體虛羸不任執筆又服醫家息慮
存神收精還吐之言誤爲過信竟爾遲疑乃今削骨
稍能倚凭而眠食據褥尚類嬰兒嗟乎嗟乎今日之
事故未敢一二談也虞臣少籍矩範稍知章句徒以

盜竊文史之間非有杜偉廊廟之器阮放清簡之識
謬膺薦拔得列清曹然長竊慕稽生之爲人自以剛
腸疾惡遇事直言乃辭舉吏部絕交山濤斯固哲士
之高趣而雅人之遠圖者也觀其遺書昭若發矇或
咄恚時事便學掛冠但十口之隸未去饑寒所以俛
首縮眉求寄衣食重慙君子之恩竟離黨構之禍命
也如此敢復云云一自罷官之後吏持逐禁來相熬
趣遂命僕夫理奔策仗孤劔出都門望指河西當此
時晨登征途則受訶關吏夕托馬首則諱言逐客自
非識時知命誰不吁嗟行路之難隕涕狹斜之曲哉

然而非吾心所懼仲尼素位之訓莊生齊物之篇作
者雅志似吾不少之也乃若玄英徂節青陽協候始
掛長帆出清淵度淮海望金陵伏謁我公都下侍領
言笑然後遡長江入彭蠡訪匡廬弔白鹿遺跡遂循
東林上天池求高皇帝所爲周顛碑讀焉斯固行
道之勞而實積心之所希豔者也若夫歸而誅茅結
屋墻索置前圖謀陳後爾迺捫括百家馳騁千載雖
仲舒潭思下帷嚴平不窺城市自謂猶似過之何則
誠以虛生不如營名而羨古不如自立也但竊有懷
惟恐聰明易衰重負我公訓旨點玷門牆與言及此

夜不成寐獄錄一首附獻左右諺曰厚者不毀人以
益名知者不揚默以危身每服斯言良增赧愧然斯
獄之成本自鈎織亦我公世道之憂也故首尾具論
踈鹵不文何勝悚息

謝尚書毛東塘書

羅虞臣

事

明公承休明之策擁威靈之號上應台階下象山岳
爾廼開闢幕府廣延南士咸願委心戲下顛倒衣裳
獨虞臣以削籍卅書隸名獄錄望蒞轅門無路操策
寤寐輾轉流恨胸臆豈圖明公收諸徒步之列加以
咳唾之恩未屬窮冬覩頌新曆雖嗟老之悲無裨賤
士懷惠之感實逾小人復幸虞臣得長明公之世與
在視聽之末邇者伏覩交州之役瑣夫麼議多謂峻
嶒谿谷爲道盤鬱三江爲防險不可度斬木爲械堅
不可入崆嶸幽窈林菁蔚蔚伏象驅戰而蒙豹之馬

不能禦瘴霧薰蒸則防戍之卒不能守勞逸岐形主
客懸制狼兵難羈漕轉多厄而豈知 國家隆盛之
福明公萬全之策謀成几案畫定帷幄可以北畧諒
山南拔清華東潰宜陽西循興化斬那河之隘決車
里之堰據雲屯之阻破鹹子之關揚艘沱江飲馬浪
泊其掃除封蟻若駭鯨之裂細網犇兕之觸魯縞也
然敵不難取取而守之則難功固易成成而處之不
易昔中宣有云馭之有道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
再變每誦斯言喟爾長懷夫南交輕剽往謀所記使
鎮府無黔國之重聚落非夷酋之統則簡定之孽再
萌噢咻稍踈繩束太驟則黎利之禍復起姑息貶削
仍議賓藩則莫氏之篡猶存殷鑒不遠事符先曆故
賢者慎微而制變智士鏡幾以設防明公誠能遠準
春秋之義近懲永宣之轍詳內畧外設酋立長封欵
附之徒以安其心廣建置之典以小其力則我公於
斯役業類補天功均柱地伏波捧轡晉裴扶轂此固
元老經畧之餘蓄亦纓綬縉紳之所矚望而歸心者
也虞臣過懷東郭之憂敢竊負薪之議因緣奏記附
布中悰誠死罪死罪

與閻德夫道長書

羅虞臣

吏部主事

不待多年思亦勞止念昔兩同京國高談燕會無乏
晨夕豈悟世事綿繡風藿飄轉岐路云眇殊積愴嘆
竊念鄙人動遭淪擯枯槁當世然慙非娥眉何能秧
妬邇來卜築城東雖繩樞湫濫有同晏市而門徑寂
寞頗類楊居有園數畝離披落格之藤爛熳成叢之
菊對此偃息饒供清賞至於農務時閑濁酒初齊乃
有田父相過共談稼穀酒情中酣仰而賦詩僕本粵
人也能爲粵歌畀之蒼頭以時諷詠彈劍而和其音
款款當此時雖安仁閑居之賦太冲招隱之咏猶謂

未足以比其幽懷也然尚籍君子抗論雲臺揚聲紫
微太平之業波及遺逸卽饑寒於堯舜之凶年亦且
甘心矣偶發狂言恃有惠子

答何粵橋計部

何維栢

禮部尚書

舊春抵都卽臨公勸百爾冗種久以湖海野跡一旦
突入樊籠疲事應酬四方尺素日且踵至須至來人
守以必得始能了帳積漸稍慣熟乃入春倏罹手足
惡報孔懷如割抱疴註籍控引乞骸擬還温敘契闊
可有期槩未通候非忘情也未蒙俞允勉出視事亦
復兩逾旬矣回首嶺雲恍在心目言念雅度臨風神
馳憶別家鄉僅週期序親知零落吾黨日孤屈指意
中浩增未嘆盈虛修促默宰詎可度但不應遽奪若
是速且多也幽明懸隔九原不可作求曩昔承歡聚

樂憇憇怡怡如何可得顧悒黯然不可爲懷知兄丈
感嗜舊交同此綖惻叢柯頰萎靈根獨留意者培植
滋固及復剝蝕達觀內照修真造命其在未死者乎
願兄倍加珍攝節嗇寢食守一葆和鎮囂寧擾撫松
把菊班荆談舊聞謹命酌開逕延佇再假歲月俟我
乎南山引賦歸來相與徜徉蒲澗浮丘諸勝修復天
山穗洞雅會悟性命之理觀竅妙之原適則御風凌
虛周流六極及則栖霞餐芝把臂長嘯入羅浮從赤
松子遊不及亦不失爲安樂窩中地行不朽漢也何
如何如

荅趙寧宇

何維栢

禮部

羅定之績汎掃數百年氛祲開拓千餘里疆土非主
議協謀心志齊一明斷兼資曷能臻此地方之幸也
昨閱善後疏議詳確鑿鑿可行 廟堂嘉納允從獨
建縣一二事尚煩覆議者蓋以事體關係又大亦欲
再集思廣益度地相宜以貽無疆計焉爾想再至卽
一一如議舉行無疑滯矣聞羅定裏面多平曠沃土
川原風氣儘有翕聚佳處據而邑之則居集安定而
生齒日繁廣召墾種則田里日闢而戶口漸盛誠如
疏議所云然者其諸大小建置具中機的允爲石畫

無復遺慮獨念彼中從古崇巖邃峒不見天日安知
有漢官威儀種類日繁襲踵兇頑逋浪之徒又從而
鼓煽之以至滋蔓流毒恣虐至如此極故在今日不
得不盡薙蘓之然其中豈無良弱可哀矜者乃崑岡
之烈百類俱焚古今君子雖切一體哀傷之仁難致
玉石之辨勢不得如此也今既幸一大痛創汛掃
而廓清之乘此機會正可以盡君子厚下矜遠之心
推本惻怛以裁善後經久之計竊念公素抱一體之
學且肩今日貽遠之寄者當此樞局想更惓切不容
自己望加軫念百凡經久未盡事宜細詢人情土俗

曲爲酌量裁成大之州邑衛所次之營寨村落俱一
一躬爲督覈所司務使得宜備盡招徠還集之術其
刃餘逋匿醜類尚未有落著者似宜分隸各營寨鄉
落俾與向化者雜居計處田廬得以安居樂業而又
擇其子弟之少敏可教者聯之以社塾鄉校延謹厚
師儒教導而鼓動之俾各敦肄習日知向方雖欲爲
不善不可得也頃聞葉贛州黃鄉之舉率用此道自
立縣治三省接壤藉之無復往昔之警真長寧之上
計也公與葉君志同道合相信素深偶因及之羅定
大計豈不肖所能懸度夙抱桑梓之私謬聞一體之

教不覺喋喋亦諒高明見原

與彭西川

章 熙 僉 事

生承乏蒼梧已朞矣愧學力淺薄無大裨益地方獨
徭徭刦掠自昔日恒四五報訶知奸宄潛住關廂覩
探音耗乃力行十家牌連坐之法嚴加議察由是賊
之耳目盡塗吾之動靜莫窺時出輕兵設伏剿其桀
黠數十級賊始懍懍有不測之懼投戈請命盡此退
所俘子女牛馬因而撫之與定約束諸峒遂靖民得
安枕此雖小小舉錯然衆咸詫謂韓襄毅以來不曾
覩也卽是觀之事必有機政貴知要天下豈有終不
可爲者哉今海內云云形勢日多衣冠之輩平日錦

衣肉食了不勘究事理一旦臨機制變倏倏無足倚
賴又何貴於曳裾儒紳哉學術不精真才不見心之
憂矣莫知稅駕此非丈人昭曠其孰與言之吾潮倭
患猖熾山寇尤劇揀驍捷以詰戈兵開誠殫慮索瑕
批擣未見其不可也爲治顧力行何如是可聲音咲
貌爲哉日用酬應文牘爲累花朝月夕未嘗不懷企
高躅之遐也俸金一兩效顰古誼所幸肘後神奇無
靳惠寄以沃性真不具

啓殷石汀兩廣軍門

海

瑞

都御史

瓊二十年來至今接有海寇之患百姓苦之心訟口
詈已謂官司不能抵民一保障矣然害止瀕海地方
日甚一日年甚一年今正月突有船先後分入攻圍
臨高定安萬州等城破文昌樂會治屯據於中來來
徃徃殺掠村市無人之境任彼所爲其慘其害從前
以來無有也平時養兵迄與不養之時無異晏遊擊
來援亦旣月餘矣如斯而已矣賊夥數雖多各夥人
數則寡繼後至者將何以禦之耶昔人稱爲匹夫匹
婦復讐今日之讐屢矣大矣復之不可已矣明公身

當復讐之任事本因仍兒戲深入安劫風聲氣習召
之而來也瓊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惴恐日夕謂府
縣城池尚未可保我民當盡魚肉於賊似此景象言
非過億明公念及前後一加意焉權足爲才足濟無
所施而不可矣瓊民延頸需援不能一日若止前之
爲焉有兵以萬無益也縱有小濟兵退而寇又復來
矣急則治其標今日所言所望標中之標事也標中
之標且不能矣他尚何望史方齋號稱膽不怯賊事
期必行日者海旁失事咫尺間耳已受欺謾法復寬
縱賊知虛實官兵效尤况明公坐鎮蒼梧遠瓊二千
里地耶縱寇驕兵萬方一轍一誅賞之餘可起而人
自不行耳作用不同取効自異不可一槩諉也緩則
治其本古法遺意家自爲守人自爲戰道有在焉本
中之本休養生息又在守令明公控制二省艱虞殘
破非一地也時人之論必曰難爲顧彼顧此不免急
東則緩西矣宰相鹽梅舟楫應四面初非身歷其地
爲之普天下之下有行之者况廣之東廣之西區區
耶詩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惟別留念地方不勝幸
甚

復胡杞泉都掌科

海

瑞

都御史

罪罟中屢承垂念鄙人自揣何以克當周急有義卻
爲不恭是以未敢踴躍然闢尊意也拜辱之餘感德
何已今日之事大抵無至誠惻怛之心不知忠告善
道之義罪在已不在 君若果巽法兼濟不激不踈
言當其事而不爲招訐患指所必至而不爲遠言推
已及君切中情事而又同心同道多其人焉天理人
情安知其無濟於事耶委之曰吾 皇之不我受言
之損而無益是亦借口而已矣此在諸公深思亟圖
之也安否關 宗社利害在生民與道可姑待事在

得已者不同若以併死無益一語蓋之進退兩無所
據瑞不敢以諸公之言爲然矣承愛甚致私念附謝
高明以爲何如

與瓊鄉諸先生書

海瑞都御史

瑞頓首再拜敬質之諸老先生大人執事竊惟婦人
處人世其大不幸者夫亡勢不得與夫偕亡而抱守
區區孀處也故婦人之喪其夫而寡者古以未亡人
稱之然至 朝廷旌慶官司榮獎誦書知禮道苟以
世教爲身荷者褒賞之傳列之舉呈而進之有司冀
達於上惓惓汲汲則必孀守之婦稱焉何故蓋忠臣
烈士貞婦孝子上植天地之經中揭人道之大下立
世道之標均處人道之難而彼婦人無師友開明之
功匪名利驅役之故獨絕情感哀念夫子於數十年

之後心堅金石行信四時處心積行所關係感發尤
非淺小故也瑞甫四歲喪父時母謝氏年二十八承
父志勵節確守經今三十有四春秋矣一終之行無
毫釐玷穢古稱陶嬰共姜輩直可以相上下而無愧
焉者蓋毋幼麤識書史語瑞少學口授孝經學庸等
篇質稟近剛一父性警敏不羈不事家人生業相勵
護持能使內外不致乏絕先後苦針裁營衣食節費
資督瑞學至今雖衰疾相仍不能一息少暇女事爲
疾憂計日夜同瑞寢處訪詢戚近惓惓然舉而托之
嚴明之師以琢以磨兼有父道瑞今日稍知禮義勉

自慎飭若非冲年背父者盡毋氏諄諄開我力也持
家有紀法教子有義方律身以正義喪父之日有所
親以日者推筭進毋舉焚之誓不再醮如日者語執
之今日不變夫豈偶然夫士君子行善取快於心非
徒取華於其名婦人潔飭乃身凡以畢夫之與我而
已是安足置齒牙間者假而上獲旌閭之榮下獲紀
述之美於節行亦何所增加也瑞顧區區舉而頌之
人者是是非非之公本無擇於途人父母而綱常之
義守貞爲重昔子厚遊岐邠間必廣詢秀實逸事狀
色爲韞大 矧瑞荷恩罔極知之實真見之實詳

且辯者顧乃掩覆而不公之乎世有言及族戚君子
恒不以了信承之者蓋謬執諱親之私其習父固經
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誣親也孔子直父子之隱孟
軻宜周公之過垂訓之文不少矣於父母祖先獨畧
焉寧揚善特於親親避哉然則聖賢不以褒貶之權
假其親蓋可見矣又其淺固有誣揚親行竊寵榮稱
孝者遂致人得以詰所揚而又疵之言議紛紛不已
誣親之善顯親之惡也亦多矣而瑞獨何以用心獨
念昔瓊先輩師法如曾白潭亦其彰彰著者徒以莫
爲之名經久不與鄉祀其他著卓行而負屈稱加美
名於敗類時不少焉况中閨事迹罕可得而著聞者
獨非君子之所宜盡心乎公議不行俗將無以爲勸
桐江一節漢鼎賴之瑞非噐瘖之身有不能自己者
故縷縷爲諸賢者誦若夫行之可褒與其言之可信
與否則惟下執事以所聞見參之事在清議非敢以
一毫私意爲毋辱圖也瑞不勝屏切頓首再拜

復歐陽栢庵掌科

海瑞都御史

承諭聖人無近功速化今日行之明日見效皆伯者
詐術之私而已此說似矣實非孔子言必世後仁至
三十年遲矣然爲魯司寇男女別途豚羔不餽價子
貢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未
有若此速者是則何爲聖人卽此道法卽此至誠惻
怛之心爲之可以見效於數十年之後亦可以收效
於俄頃之前必世後仁之中自有綏來動和之妙不
言其速而自無不速猶之男耕女織數月而後得衣
食遲矣然自此以後陳陳相因有餘粟有餘布無速

無遲而不得益以其初言法制未備聖人亦必有以處之非坐而待至數月也縱商賈備功場圃夫脚嗣往興來莫非王道亦莫非孔門事業今人每鄙書生迂腐無用勇猛能操切史書仕宦盛氣於世正以書生知王道之遲不知王道之速也假如于今賊臨城臨村破滅呼吸乃曰候我去做務農講武之法來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標治標亦醫家正道而非旁門邪術也治標與綏來動和作用不同姑就速化一端言之富國強兵陋爲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徹田臘講武富國強兵天下之於聖人莫是過也謂聖人言義不言利兵非不得已天下寧有這等癡聖人死地聖人耶自謂我爲天德爲王道一謀畫一施行大大小小求之而不可得說爲矣而又

不見其出手爲之苟且因循日挨一日止是以一件有待不可速做藉口荅人此天下所以厭儒人迂腐無用而尊孫吳管晏也伯以速道誤天下儒以遲道誤天下其害一而已矣詐術猶可支持日前腐儒目前日久俱無用之世主樂就功利厭仁義之談厭腐儒也無所倚仗不得不然也今日有真聖人出焉速過孫吳千百世主無不樂之樂之非真知德義可尊

而貴也樂其遠在孫吳之上富國強兵見目前也許
魯齋謂學以養生爲本或者以不知道譏之借口養
生爲富積計則謬矣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人死
矣亡矣而後可以爲學耶賜不受命貨殖顏子庶乎
屢空未聞子聽其餓死不爲生道計也儒者迂遠而
濶於事情無所用之有賊臨城行冠禮者有一籌不
展抱守忠義俯首就戮者聖人原無此等道理原無
此等忠義也呂祖謙謂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
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此道此意知道君子自可得
道也爲其遲亦爲其速王道也天德也公區區說不
說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敬布所見求正非敢爲辯也

報董原漢

林大春副使

去歲從東來聞朝有言事者蓋西曹郎云其時相傳
未定然僕已心知其爲足下矣及行過江西得邸報
三疏而三讀之果然張君與足下也當此之時足下
負敢諫之名抱不測之罪退入三泉靡有所恨幸賴
聖德優容如天之大竟從寬典謫戍蠻方蓋僕至而
足下已出關矣思昔漢自陽朔王章之誅天下以言
爲諱梅福起一尉耳上書論之朱雲請上方劒斬禹
天子怒甚左將軍辛慶忌至以死爭今足下誠無愧
乎朱梅之節顧僕徒以區區之心辱在道路有負辛

慶忌之義僕竊恨焉雖然足下之心天下知之無待
論說而後著者今足下廼從蒼梧遺書若有望於僕
之聞之也豈亦以僕或未明足下之志歟古人曰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曩僕之引疾求去也足下不以我
爲矯間爲語及時事輒太息泣下其後僕不果去而
足下又不以我爲貪何者誠有以相知也今足下幸
已不違其志而僕猶碌碌如此足下將謂僕爲何如
哉夫僕與足下俱出少傅公門下十年于茲矣近之
未嘗私自請見稍通一言之交遠之又未嘗上書政
府求借譽于左右所以然者非敢自以爲高有慕乎
古之人而竊其近似者以爲名也徒守進止之度
忝少傅之教乃不意足下過言之而少傅公亦過聽
之每聞於人前有所薦引而不以爲疑此僕之所大
懼也且足下尤親耳其先後相與之公彰彰明甚假
令當時混迹儔輩一旦仰首信眉言天下事人且未
信惟其如是故公得以忠貞動主危而復安而足下
之心亦昭然白于天下此又僕之所爲惓惓嚮慕者
也書中又言僕文得馬遷法至欲進諸本朝李獻吉
上吁是何言也夫獻吉當孝皇時始仕亦爲僕官蓋
朞月云其應詔一疏幾萬言至今讀之猶有生氣且

其所論列十餘事後來罔不切中亦明之賈生也
廟初年逆瑾用事大臣憂懼不知所出獻吉乃乘
從容爲尚書言因率九卿劾奏瑾等不道罪至死當
是時瑾懼甚會語泄不果誅瑾使當時獻吉言用可
無正德十數年之禍惜其晚節不終爲世所短然猶
極盡一生精力垂空文以自見今僕守郎署有年矣
自惟固陋上之未能深慮遠稽上陳制度之宜禮樂
之數與夫政事之失得次之又未能抒憤惋指斥姦
邪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徒以此心一念未敢有回異
或少自樹立以無負知己者之望若夫叙述之事已

非其任身居俗吏之局乃欲以區區薄技與翰中
士爭名僕實耻之且夫古者貞臣雅士常悲其志之
不宣而脩名之不立也於是托之文以見意故屈原
逐而離騷作賈誼出而惜誓賦示不忘也是以朱雲
隱鄠諸生講授梅福入吳市卒易名其迹不同而其
有所感以不忘主之義一也願足下無忘主上生成
之恩益勵古人經術之訓倘因披掇之暇慨然有作
或可自附於離騷惜誓之意如僕者固未暇云云矣
故里人來者云足下二親無恙幸有以自寬瘴嶺煙
高惟重寒暑食飲自愛東望炎風不任悵惘

報郭舜舉督學書之一

林大春 副使

不佞家於且廿載矣間辱當道枉過或遣使致書問
民所疾苦卽有見聞弗敢告也乃今幸遇足下建節
東臨不待問而輒有謁者以事有關於士心而足下
之舉動尤鄙心之所爲相關者也故願效忠于左右
惟左右試詳擇焉蓋吾潮士有大苦弔考其一也潮
之屬邑有十分據各方其去郡城也或三五百里或
百數十里其去惠之長樂也幾至千有餘里四方之
道里弗均兩地之弔考尤苦如只弔郡城猶之可也
惟遠弔長樂一節最爲無謂不佞爲諸生時曾不聞

此乃近始行之遂爲定例甚可歎也憶在嘉靖己亥之秋默泉老師親臨敝邑單試進不佞等五十五人及癸卯大比退齋老師亦僅弔之郡城通試之烏有走師生官吏於千里之外踰十日之程溯流而上度三河歷程江抵長樂然後宿者哉往歲丙子督學嘗爲此舉會災疹盛行諸生死者至不能裹尸歸士心冤痛至今不息壬午又有行之者復值大水漂沒廬舍諸生浮游江上非長樂尹亟請放歸則全潮之士半塋於魚腹中矣此皆往轍可爲殷鑒然而有司不以聞僚友不以告者何也以吾令出惟行重拂其意也業已相沿重矯其失也又恐善自吾出士心悅服而歸向遂成吾名也此其所以不敢以此言進也夫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苟便於民猶將安之而况於士乎則亦何忍居已於逸居天下於勞必欲弔考爲也吾以一人乘傳入潮順流而下自長樂至韓江不過兩日及其歸也卽由陸而西自韓江至長樂亦不過三日來時則江上可了公事還時則輿上可誦古書不爲勞且久也至如諸生之往來無問貧富皆不便於陸明矣若舟行又須重價以一舟而索十金非二三十人共募不能得也及得之則肩摩

踵擊坐食且不能矣况能温習舊聞以待問耶此其
逸勞之狀視吾何如也此大比之年長樂之弔所當
亟爲罷免者也頃聞足下端州初試至陽江陽春等
邑必親歷之得無有概於是耶秋間如至敝郡謂宜
頗倣此例行之或中途暫寓程鄉只弔平遠一學就
彼同試隨將試卷携至舟中閱之卽未入郡界而二
學之卷可完矣至郡則弔大埔饒平澄海揭陽普寧
與郡學海陽相兼並試不過旬餘而七學之卷可完
矣然後由陸入敝邑如默泉老師故事或弔惠來一
學過邑同試之此兩學者卷亦不多亦當不數日可

完事矣於是仍遵故道還潮由陸上長樂踰嶺而西
或就敝邑渡江而南由惠來而至海豐入惠陽而歸
省會其視嶺左之遙兩郡之廣真如在几席之上已
不勞而事集士不勞而功倍卽永永遵行足爲良軌
矣此歲考郡城之弔所當隨地酌處者也是二者俱
在高明裁之其在不佞愧無裨於素梓有見不得不
言使諱而不言則無爲貴知己矣其在足下雅自負
乎康濟有聞必欲亟行使聞而不行則無爲貴奇士
矣若此外有所釐正有所興革則高賢當自有獨見
之明獨斷之勇非區區老生所敢與聞也

報郭督學書之二

林大春

副使

敝郡僻在嶺左搢紳士類斯夕顛顛昫望德星照臨之日久矣乃一旦文旌儼然辱之此韓山鳳水之光也茲聞在泮而載色載笑校文而至公至明兼收並蓄不疾而速薄示勸懲不盡人情士心靡不悅服文教于焉大行可謂得持衡秉憲之體矣此殆近世所希覲者卽不佞當年在事猶當三舍避之况其它乎且不佞之子若姪旣蒙收錄復加殊遇自顧何德足以堪此此又不佞當年在事所不能而今公獨能之者厚矣厚矣計今試事將完謹遣豚子克鳴稱謝因

布區區感籍之私如此外聞有司除道謂驕騎將在
顧衡門果爾敢不固辭何者蓋公在地方區忝舊雅
一時聞風觀望希覬者衆其勢旣難以卒應於嫌尤
亟宜遠避所幸前此未面猶可爲辭萬一早晚相見
卽紛紛沓沓莫之能止將至捉影吠聲肩摩踵接排
闥叩扉欲逃而不可得蓋不獨爲不佞一身之累其
有垂於足下道義相與之意多矣爲今之計不如相
亮以心相忘以跡乞於事竣之日馳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以光我敝廬諸有存問第檄郡縣或博士弟子行之明永不佞固辭之意而公一面登舟西還當會却於湖上可了公事庶遠近聞者無得而議亦無得而復有所希冀異日院道諸公相見詢及者亦無得而有他疑此真吾兩家名節所係一時舉動不可不審者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不佞竊守孤操四十年所矣豈可俯徇於俗一旦棄之不爲高賢地耶故願足下爲不佞思之如不俯亮必欲遠勞則不佞惟有竄伏林莽固封土室以與世絕而已臨楮戒子爲道苦悰非敢漫談以欺于下執事者惟執事圖之

報郭督學書之四

林大春 副使

不佞少壯行遊寓內旣強始祗役貴地及歸卧林麓者且二十年深慚固陋身隱矣而修名未立乃其所至名山大川幽巖絕壑見金石彝鼎之文騷人雅士之作心艷慕之間或窺豹偶爾效顰聊以自娛匪覲行遠也茲者足下秉憲而東徒以舊故輒承遠諭兼聞札示縣公抑何切切於是而欲爲災木之舉也區甚懼焉夫董生災異步舒愚之楊子太玄侯芭尚苦而况於不佞乎况於不佞乎且足下所司憲臣事也人臣事專報主今學憲果盡舉乎士習果盡醇文體

盡復乎浮薄果盡汰宿弊盡釐乎於斯數者萬一未
盡方日夕孳孳猶恐未足以報 主上尚何暇分心
于區區衰朽之夫留情于咄咄不與之辭以爲足以
酬一日之遇亦已過矣矧敝邑縣公爲人一清如許
祿入不足以奉甘旨也政在休燠民力不足以輸公
賦也校刊殿撰時文募寫翰苑新書爲累多矣使復
重勤梓人以滋煩苦其將何以處之若曰貴道別有
經費獨思竭力以資之則非所敢知此區區所爲不
敢聞命者也無已請俟異時倘遂覲止當與吾弟一
面商之何如何如因託郵報附布腹心統冀高明亮
察不盡

報王恒叔書

林大春副使

曩白足下北登諫垣也不佞蓋津津喜溢眉宇矣時
有周貢生者北去因附片言致賀及生還遂接報書
與青氈佳刻之貺佳刻新製也青氈吾家故物可弗
重之顧獨私訝濶別多年一旦馳書僅寥寥數語何
其寡也豈心存獻替未暇爲故人款曲抑諫臣之體
不宜與山林枯槁之夫深言天下事耶已而地遠山
深邸報罕臨遂不克日覩 朝端建白者何狀詎意
未幾忽聞有制行矣奉慰未能反辱存訊佳刻綺幣
重見疊承乃其書猶寥寥如昔則語當不文禮固宜

爾也最後舍弟返自京師復出足下臨出京時所貽
三水之信又知向在省中業已有按羅巖穴之舉且
猥及于不佞會報至不果不佞因私語弟曰嗟嗟王
君卓哉斯舉然幸而不果也宜也使不幸而果上也
俾予碌碌隨諸賢後以忝薦書人將謂何且王君獨
不見賀克恭特薦江門故事乎又烏用林林濟濟爲
也乃今不果上也也幸也計茲歲序再更大孝應
已卽吉有如上日乘傳西上長安朝謁金門暮歸
青瑣願無復以野人爲念庶宇內有聞靡所指擗不
至傷君之明卽區區知已之感踰於九遷賜多矣因
貴郡丞周君使便草草附此兼用爲謝君蓋不佞通
家雅知自玉而文又足以垂躬者第未審年來相與
若何尚冀推愛而終念之

報龔日池書

林大春

副使

憶自甲申雙鯉遙臨尋聞吳中之命比于乙酉一封
外補遂有江右之行正思張華以各天劍光在望忽
借寇恂于遠地嶺表騰歡未及致書反承翰使開緘
真如對面久別愈見交情顧惟榮上之辰適值青陽
伊始懸知嘉祥駢集况復庶績方殷胡乃加意於衡
茅簑之寄情于綺幣真令人感隨愧積形與神馳矣
念公直道難容雖暫離乎禁闈而 聖心獨注當拱
俟乎賜環第不審滄海行吟之夫載挹日光於何處
曲江流韻獲瞻風度以何期撫景興懷祗增向往對

使附謝未竟欲言當託別鴻另圖歌鳳也不宣

報陶蘭亭書之一

林大春提學使

往歲舍弟仲子赴春官嘗具書吾子與山陰朱少徵並同赤牘以此情良不殊且思曩昔寄我二子齊名計必常相聚顧不意吾子尚未至京而少徵復註門籍弗獲一晤已而仲子下第歸然書固在少徵所頃閱仕籍則知吾子已補西曹白雲之司應得見之乃少徵名忽不覩何也夫西曹優游養望實坐致通顯地然因之而深明法理博綜群籍且得盡友天下士以舒尚論之懷要或不為無助也近世以詩鳴如歷下李于麟吳郡王元美維陽宗子相二三君子徃徃

出此雖言人人殊而意氣飛動亦自可喜意者吾子
得無有槩於中歟向在武林見吾子言不出口身不
勝衣比或聞之交游間語又知躍馬蘭亭乘龍白下
有俯視八荒翱翔千仞之意一何豪也但念居官自
是與諸生迥異如不佞生平負氣嶢嶢不能下人竟
與世忤聞子逢人輒侃侃不顧於是天下始多不佞
能知吾子而又虞吾子之或蹈於予也雖然予今亦
何以爲也考槩在澗永矢弗諼吾願適矣無復求於
世矣吾子才比行雲志在高山巍巍乎悠悠乎將進
之古昔傳之方來卽前所言二三子者異時猶當歛
容而揖讓之而又何有乎不佞耶

報陶蘭亭書之二

林大春副使

山中聞唐仁卿至自南都未悉所以久之有客寄語
曰仁卿以論學左官歸矣聞公故游多所問訊盍使
使過之於是不佞遺書唐子顧未審訊我者爲誰氏
也及得報啓觀重緘繫幣始知爲吾弟手貽蓋千里
相思情見乎辭十年離緒盡在此書矣至得其生平
之所論著讀之殆駸駸乎兩漢之風而馳驟乎黃初
正始之路乎可謂盛矣星變陳言劉更生封事也人
言陶生故才士孰知其中耿耿思欲效忠 主上報
國世恩乃爾殊令人擊節歎之區區遠地無可與語

者常恨不得同志如君與之上下議論卽四方尺素
多尋常起居或名家著書亦僅僅如許從今觀之何
如吾子夫文在氣奇非以辭異也出自靈臺流之丹
府如戛玉敲金飛商流徵而聲牙屈曲不與焉乃今
人動引莊騷自爲瓌瑰力詆韓柳指摘瑕疵至覽之
不可句聽之惟恐卧烏有吞吐溟渤包羅星漢流水
行雲洋洋纒纒如此編者嶺南作者信少曲江而後
五子間作卽區區學步猶遲之因憶同起梁生庶幾
王岑獨惟敬禎伯幸從子遊耳仁卿書謂吾子頗善
予書曉起秋覺微涼山光入座月明風細溪流有聲

因寫近作一二寄去以見近况以慰遐思第恐此寄
未必至如丁戊二書故事臨發滾滾真不能不爲之
悵然也丁丑書與少徵共之茲已不記作何語矣戊
寅一書副在掌故輒錄一幅于左見十載相望如一
日也仁卿便道草率附報惟高明照察幸幸

終



